



FOCUS

專題報導

● 作者/B.A. Friedman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丁勇仁

# 美陸戰隊偵打戰術與機動作戰： 共軍之機動作戰

Reconnaissance-Strike Tactics and Maneuver Warfare  
III: Maneuver Warfa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取材/2022年5月美國陸戰隊月報(Marine Corps Gazette, May/2022)

中共戰法發展隨其軍事現代化，正逐步走向信息化聯合機動作戰，此種發展是美陸戰隊未來在印太地區遂行作戰之重要威脅。

(Source: 達志/Reuters)





在本專題前兩篇，筆者指出組織所運用的機動作戰原則，在角色、職責、優勢及弱點等方面，會與美陸戰隊「陸戰隊教則出版品-1：作戰」所應用與採取之機動作戰有所差異。在本篇文章中，筆者將檢視另一個應用許多類似原則的作戰組織，並探討其機動作戰的不同之處。這個組織就是共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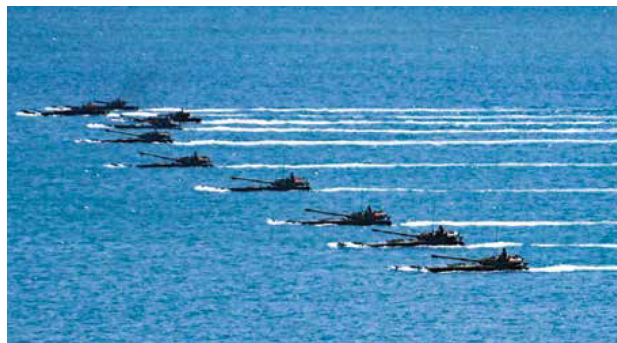
由於註釋往往容易遭到忽略，因此筆者特別在本文此處列舉出處以說明資料來源。針對共軍教科書的翻譯內容，筆者使用的是美空軍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Air Force Chinese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相關譯文。這些譯文包含2013及2020年出版的中共軍事《戰略學》、2006年出版的《戰役學》及2021年共軍「國防大學出版社」所刊載〈聯合戰役信息戰〉專題文章譯文。這些文章可從「<https://www.airuniversity.af.edu/CASI>」網址下載。筆者也擷取多篇智庫報告及文章的資料內容與分析。包含蘭德公司分析員柏克(Edmund J. Burke)、甘尼斯(Kristen Gunness)、庫柏(Cortez A. Cooper III)及卡薩德(Mark Cozad)等人所撰寫的《人民解放軍作戰概念》(*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perational Concepts*，暫譯)(蘭德公司2020年出版)，以及英格斯特隆(Jeffrey Engstrom)所撰寫的《體系對抗與體系破擊戰：中國人民解放軍如何發動現代戰爭》(*Systems Confrontation and Systems Destruction Warfare: How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eeks to Wage Modern Warfare*，暫譯)(蘭德公司2018年出版)。上述資料都可在網路自由下載。

首先，要提醒讀者某些事情。其一，共軍並沒有

與美軍相同的準則。上述資料都是專業軍事教育教科書，再以單位層級的規範予以補強，但每個部分的確切角色並未明確律定。其二，共軍有時會在公開發行文件上使用與美國相同之詞彙，但兩者的使用方式並不見得相同。此外，共軍軍官和學者對於這些概念與想法有相當熱烈的辯論、探討及歧見。因此，共軍的官方願景可說是不斷改變的(如同美軍)。然而，瞭解共軍主要趨勢與官方文件可一窺其所抱持精細而實際的作戰願景，這些願景與美陸戰隊的機動作戰概念有許多雷同之處。雖然目前仍不清楚共軍對相關概念制度化的程度及其是否瞭解相關概念，但瞭解潛在對手的心中想法，仍是機動作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信息化戰爭

共軍將軍事組織發展區分為幾個不同世代或階段。其中最要者分別為機械化戰爭、信息化(資訊化)戰爭及智能化(智慧化)戰爭。這些階段分別以戰爭行為者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加以劃分。例如，機械化戰爭(美國將此稱為「工業時代戰爭」)係指20世紀多數戰爭行為，強調集中機械化



信息化戰爭是共軍作戰概念的核心。(Source: Weibo)

部隊與砲兵之能力為決定勝敗因素(共軍觀點)。

本文目的係研究最重要階段的信息化戰爭，此係共軍用於說明當前所從事的戰爭。在信息化戰爭中，勝利取決於更有效獲得、處理、分發及運用資訊的一方。共軍認為美國在1991年代初期「波灣戰爭」期間已達到此一目標。目前共軍的改革作為，都是以達到相同成果為目的，只不過共軍各單位尚未全部「信息化」。共軍對於信息化戰爭軍隊的編裝與運用方式等願景，有時稱為「系統

中的系統」戰法且涵蓋以下兩項將探討的主要概念，分別為：

「體系對抗戰」及「體系破擊戰」。

智能化戰爭則是共軍目前所推想的未來戰爭型態。因此，此一概念隨共軍對各種新興科技如何影響未來戰爭的辯論而不斷改變。然而，廣泛角度而言，共軍思想家認同人工智慧、無人系統及其他諸如量子運算等新興科技，將促成新的軍事事務革命。不論這場革命最終樣貌為何，共軍都希望先一步達到目標。

## 體系對抗戰

共軍對於如何編組信息化部隊從事作戰的概念就是體系對抗戰。此一概念的核心原則認為戰爭：

「已不再是兩個軍隊殲滅／消耗的角力，而是對立作戰系統之間的爭鬥……若能摧毀或削弱由敵重要戰力、武器及單位所構成的作戰系統，使其喪失效能或完全無法運作，便能擊敗敵人」。<sup>1</sup>

如同機動作戰，共軍不是僅

據說，中共61398部隊執行一連串駭客攻擊行動，癱瘓對手資訊傳遞，不排除未來將成為偵打戰術之一環，圖為前述部隊上海總部大樓。(Source: 遠志/Reuters)





設法摧毀敵軍，也是打擊可結合該部隊並使之能以協同系統運作的各種戰力(因而形成體系對抗戰)。為發揮此一概念的效用，共軍認為其必須奪取信息優勢或支配權，進而確認敵對武力部署方式及可予以攻擊的重要部隊，使之遭瓦解或擊潰。一旦某個系統完全失序，便攻擊且擊潰無法協同的個別環節。可見信息戰是共軍整個作戰概念的核心，及其推動各項兵力設計作為的主軸。

共軍在設計聯合參謀組織時便是環繞此一概念。共軍並非以軍種或傳統拿破崙時代的參1、參2、參3等職掌編組聯合參謀，而是將所有獨立部門打破，依據偵察打擊戰術概念編組其高層參謀。這些聯合參謀的五大「部門體系」分別為：偵察情報體系：蒐集情資、防止對手蒐集情資及提供部隊狀況覺知；資訊對抗體系：類似美陸戰隊遠征軍資訊大隊(MEF Information Group)，該體系運用電子及網路戰力蒐集對手系統資訊並擾亂其運作；指揮體系：提供指揮管制及共軍指揮官決策支援；火力打擊體系：具備長程精準火力及各軍種(領域)等相關部門所獲之情報以採取行動；支援體系：提供所有部隊後勤、戰力維持、醫療支援及保修等輔助職掌。此一「作戰體系」編制於類似美軍「聯合特遣部隊」(Joint Task Force)層級，但其編組方式顯然是為了贏得信息戰及執行偵察打擊戰術。最後，各單位的體系本身可依任務實施編組。在依據任務完成編組後，該指揮部可能僅有部分單位體系。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體系大體上呼應「觀察、指導、決心及執行」(OODA循環，不包含支援體系)。偵察情報體系負責觀察情資，資訊對抗體系

依據該情資進行體系內方向調整(同時設法混淆對手系統的方向)，指揮體系用以下達決心，而火力打擊體系則採取行動。

### 體系破壞戰

體系對抗戰說明共軍希望如何編組其高層參謀機關遂行現代戰爭，體系破壞戰則是說明共軍希望如何攻擊另一支現代化部隊。體系破壞戰「尋求癱瘓敵作戰體系功能」。<sup>2</sup> 期望透過瓦解敵軍協同體系的運作能力，達到如「陸戰隊教則出版品-1」所闡述的作戰癱瘓效果。共軍係運用殺傷與非殺傷手段打擊四種型態的優先目標，以達到此一目的。最優先者為可打亂對手傳送資訊能力的目標。這些目標包含所有通信、感測器、伺服器及指管節點。若能成功摧毀這些目標，對手將陷入「資訊孤立」的窘境。<sup>3</sup> 第二優先為「基本要件」目標。<sup>4</sup> 所謂基本要件極可能是共軍依據敵人型態而決定。例如，砲兵部隊的基本要件為其火炮，因此這些目標應隨後打擊。第三優先目標為「作戰架構」。<sup>5</sup> 此一詞彙也同樣不明確，但可能指的是運送與支援戰場作戰部隊的後勤與機動基礎設施，諸如重型車輛、機場、連接路線及港口等。最後，共軍著作提到攻擊對手的「偵察-管制-攻擊-評估」流程。<sup>6</sup> 這應代表攻擊所有剩餘之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及偵察能力，抑或直接攻擊敵人的「觀察、指導、決心及執行」循環本身。這呼應了本系列專題第一部分有關信息時代機動作戰所探討，有關直接攻擊「觀察、指導、決心及執行」循環及對手決策作為的內容。

按此種方式，共軍希望運用偵察打擊戰術對付

一系列優先目標，使對手陷於聾、盲、啞及癱之窘境。此舉置重點於攻擊敵之弱點，以創造攻擊更多弱點的機會。體系對抗戰與體系破壞戰皆以資訊時代戰爭將以資訊為核心之概念為基礎，使資訊處理成為優勢及潛在弱點。體系對抗戰是尋求重新編組共軍，以建立快速、精確且可靠之資訊獲得、分析及分發作為，而體系破壞戰則是透過直接攻擊敵軍運用資訊的能力，將資訊必要性轉化為敵弱點。相較於美軍傾向由各參作業小組獨立執行情監偵、目標選定及火力作業流程，並在其後(理論上)予以融合，而共軍則是設計一套偵察打擊戰術融合流程，再依此流程建立整合性參謀小組。

這些概念也可用於瞭解共軍的反介入／區域拒止體系。實際上，這個體系只不過是一套能從事偵察打擊戰術的海岸防衛系統。回顧本系列專文第二部分所探討的戰術性調整作為：新興戰術規則產生後，新編成單位的運作方式，將以實施新興戰術且同時維持或重新賦予較舊調整作法為目的。共軍重新調整舊有海岸防衛概念，將其融入偵察打擊戰術，並將這些戰術應用在海上作戰區域。

### 系統中的系統戰實際應用

首先，在現實世界中，截至目前為止仍不清楚共軍將這些概念實際運用的能力，現階段應只是準則條文內容。若共軍能

將理論付諸執行，將會對美陸戰隊造成影響。

在任何與共軍部隊對抗的情況下，美陸戰隊的通信、感測器及資訊系統將會成為目標，優先遭受共軍殺傷性與非殺傷性手段攻擊。共軍非常嚴肅看待這些以資訊為核心的戰術，因而近年來建立一個兵種執行相關戰術，亦即其「戰略支援部隊」。太空、電子及網路戰力將會用來引導中共空軍及火箭軍，打擊重要載臺、輔戰系統及「基本要件」，諸如長程精準火力、定翼機及兩棲載臺。其次，重要後勤輔助工具及基礎設施將遭到摧毀，使美軍隊作戰行動難以持久。最後，陸戰隊戰鬥部隊——在無法行動、反應，甚或偵察共軍的條件下——不是可能遭到不預期攻擊，就是在共軍機動與水面兵力幾未受到抵抗而奪取目標後，遭共軍直接繞越。雖然共軍從未受過考驗，且目前仍不清楚其訓練或必要人力資本的水準能否實現這個願景，但美陸戰隊仍應瞭解共軍之目的與企圖。事實上，陸戰隊應該最能夠瞭解共軍的作戰哲學，因為兩者極為相似。



共軍會在任何想定中運用偵察打擊戰術。(Source: Weibo)



首先，兩者的哲學都置重點於攻擊敵人系統，而非針對其個別單位或載臺。此種哲學較不在意擁有科技與數量優勢，或是獲得較佳載臺，而是更關注從系統角度瞭解對手、確認重要戰力及關鍵弱點、而後以可用之最有利工具打擊弱點。

第二，兩者的哲學都植基於克勞塞維茨學派而不是約米尼學派的戰爭模式。約米尼是以線性角度看待戰爭：依據可預期與重覆性規則以適切方式於至當時空集中適切兵力，可預期而重複地獲致勝利。克勞塞維茨並非如此，其認為戰爭原本就存在不可預期性、混亂及無形心理因素，而心理因素之重要性絕不低於物理因素，因而使戰爭與之行為成為非線性。包以德認同這點，且「陸戰隊教則出版品-1：作戰」中亦明確提及，但共軍著作並非如此。相對地，共軍更重視毛澤東的著作。然而，毛澤東的理論與做法亦是根據克勞塞維茨的著作。毛澤東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與最著名的教條引用克勞塞維茨理論，稱「槍桿子出政權」，直接借用克翁的核心理念，亦即戰爭是具有暴力成分的政治延伸。至於包以德對共軍準則的影響並無提及，但其理念顯然如前述般具有明顯影響。<sup>7</sup>

這點十分重要，因為目前美陸戰隊（以及美軍其他軍種的所有作為）仍然是依據以載臺擊敗載臺的線性思維，而忽略了將敵人視為完整系統。此種以載臺為中心的心態反應在擊殺鏈或擊殺網的想法，此種想法就是載臺如何互動的還原論闡述方式，完全忽略人類決策與背景因素。共軍並不是以擊殺鏈、實體消耗、縱向領域，或線性作戰的觀點思考，而是以全般系統及非線性效應的觀點思考。假如美陸戰隊自陷於載臺為中心思維的

窠臼並執著於線性、領導為核心之約米尼模式，則更具機動作戰想法的共軍將可掌握概念制高點。

話雖如此，美陸戰隊與共軍的哲學仍有重大差異。共軍並未（且不會）追求以任務式指揮為主軸的分權式決策行為，亦即著重任務型態命令、指揮企圖並賦權下屬。共軍也未擁有幹練而獲賦權的士官或幕僚士官團隊。共軍仍堅守偏好集權計畫作為的列寧式制度。然而，共軍非常瞭解這套制度，也正在設法消弭相關缺點。美陸戰隊傾向認為機動作戰若無任務式指揮即無法執行，但並不盡然如此。

### 結語

吾人應抱持審慎態度，不要在強調雷同性時「從鏡中看」潛在對手，因此不應過早做出定論。共軍效忠共產黨，而非人民或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一個極權、高壓，以及在國內從事大規模種族淨除的政權，且明確表現其目的是犧牲周邊自由民主國家以擴張領土。正因共軍與美陸戰隊作戰哲學有些許雷同，但並不意味那些原則可同樣應用在對兩個截然不同國家效忠的兩個不同組織。

雖然目前仍不清楚共軍如何在戰場上實際應用系統中的系統戰法，但可非常明確知道的是：那絕非消耗戰。其為專門針對幫助中共建立可迎戰並擊敗其他現代化軍隊的一支現代化軍隊，一套精密而狡黠的作戰哲學，絕非只是為了鞏固政權或保護其疆土。人們絕不可低估其力量。

筆者個人認為，目前仍不清楚美陸戰隊是否應



當前全球網路彼此相連，無人系統無所不在，美陸戰隊準則亦應與時俱進，才能滿足未來作戰需求。圖為2019年12月6日森林之光中部陸軍(Forest Light Middle Army)演訓中，美陸戰隊與日本陸上自衛隊官兵共同操作無人機的畫面。

(Source: USMC/ D'Angelo Yanez)

更新或重擬《陸戰隊教則出版品-1：作戰》。事實上，或許不應如此為之。然而，確有必要對部分或全部其他陸戰隊準則進行審視。自從《陸戰隊教則出版品-1》出版後，世界已有重大變革。偵察打擊戰術曾是一個遙遠夢想，而如今已成事實。現在世界本身與全球數位通信網路相連結，且存在諸多有人及無人系統，意味著資訊環境無處不在，且所有人無時無刻都處於其間。最後，美陸戰隊在《陸戰隊教則出版品-1》發行時並未面對能分庭抗禮的威脅。雖然陸戰隊的哲學未曾改變，但此一哲學的應用方式必須隨著世界改變的腳步調整，才能維持其重要地位。

#### 版權聲明

Reprint from *Marine Corps Gazette* with permission.

#### 註釋

1. Jeffrey Engstrom, *Systems Confrontation and Systems Destruction Warfar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8).
2. Ibid.
3. Ibid.
4. Ibid.
5. Ibid.
6. Ibid.
7. 更多有關毛澤東與克勞塞維茨的理論請參見 B.A. Friedman, "The Strategy of Small Wars," in Nathan K. Finney, ed. *On Strategy: A Primer*, (Fort Leavenworth, KS: Army University Press, 2020).